



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選

唐彥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表下

張士然爲吳令謝詢宋爲諸孫置守家人表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 柏元子薦譙元彦表

殷仲文自解表

傅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任彦昇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

為蕭揚州薦主表

為褚秦讓代兄襲封表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為吳參謝讓求為諸孫置守家表

孫盛晉陽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

孫盛晉陽秋曰張俊字士然吳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

氏置守冢人俊為其文詔從之

臣間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

尚書曰乃爾先祖成湯革

夏駿命漢書麗生曰昔湯放桀封其後於杞春秋征伐

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

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

左氏傳曰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職貢於王傳子

曰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

夫一國為一人興先

賢為後愚廢

成湯夏禹賢只國後

誠仁聖所哀悼而不

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

論語曰繼絕世柔服

已見劉琨勸進表

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九諸絕祚一時並祀

漢書曰高祖撥亂猶修祀六國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二後其與秦始皇帝

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

親與項羽對爭存亡

逮羽之死臨哭其喪

漢書灌嬰斬項羽東城漢

將以位

嘗伴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

顛禮之若舊

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

襄公曰高位漢書曰初懷王封羽為殘戮之尸乃以公葬魯公乃以魯公禮葬

則楚廟不墮有後可冀伏雖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步戈

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子謂潘西戎有即序之人

黨曰夫文止戈為武

京邑開吳蜀之館書曰織皮崐崙折支渠搜西戎即叙

洛陽故宮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

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義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

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事比肩進取懷金侯服

佩青千里懷金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

漢記揚喬曰臣伏念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

木自葉流根鷓鴣恤功愛子及室毛詩曰鷓鴣鷓鴣既

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罔極已見上求通親

士綢繆追惟吳偽武烈皇帝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

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号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衆犯

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吳志曰堅屯梁東為

卓軍所改潰圍而出

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

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及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

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上一

角缺甄音真威震群狡名顯往朝相王才武弱冠承業吳志

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

號追謚策曰長沙相王漢書

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諸西赴許都將迎幼

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

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

帝未發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

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

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

於新采

為采薪者所踐毀也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

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

二君堅策也故舉勞則

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

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見之恩裁加表異以寵

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

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塗龍

永以為常

讓中書令表

諸晉書並云讓中書曰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

何法盛晉書穎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

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求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

亂中州為洛陽庾氏穎川人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

逃難求食而已

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鎮東將軍鎮

不悟徵時之福遭遇嘉運

建勳論語季康子以就有道

先帝龍興乘異常之顧先帝謂中宗元帝也既眷同國

士又申之婚姻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又曰中宗娉亮妹為皇太子妃國士婚

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

孟滄

懷舊賦

浪之水清方可濯我纓何法盛頻繁省闈出總六軍晉書曰

王敦表亮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

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

而先帝登遐先帝謂元帝也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

踐祚聖政維新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幾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作

相踐祚而治詩曰周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

在至公康哉之歌已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言而國恩

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

后之兄也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第二女生成帝孫盛晉陽秋曰庾亮明穆皇后之

也兄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

私差子曰太上下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然世喪

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有人皆有私則謂

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

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六姓章德竇后和熹鄧后安

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

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

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踈重矣大矣而

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漢書曰列侯宗室見事有不允罪

郵都側目而視也

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
群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
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闔之內矣
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
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韓詩
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
膺音外搃兵權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服肱以此求
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待也孫卿子曰亂則危辱
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
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時為大將軍
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朝士

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

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

尚書序曰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

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皆時

違上自貽患責邪實御覽殷鑒書里已知弊毛詩曰殷鑒

世之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控控屢陳丹款曹大家蟬賦曰復丹

款之未足留滯恨乎天際也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

所厝屏營已見上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

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漢書曰彭宣

歸鄉里私門已見本篇注尚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

書曰哀矜折獄明啓刑書

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彥表

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靜不交於俗

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藪相温平蜀及役上表薦秀

相元子

何法盛晉書曰相温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道喪時昏

則忠貞之義彰道喪已見江淹雜體詩左氏傳首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君耦

俱無猜貞也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

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比人無擇比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

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死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藥子曰苟無死矣吾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

之君食之韋昭曰三君父師也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

俗訓民靜一流競魏書文帝令曰樹德垂聲崇化篤俗伏惟大晉應符

御世應符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識運無常通時有屯蹇

神州丘墟三方圯裂神州見吳兔置絕響於中林白駒

無聞於空谷毛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鄭玄曰兔置

白駒在彼空谷生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嘆息者

也劉歆移書曰有識之所歎愍阮瑀為曹公陛下聖德

嗣興方恢天緒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臣昔奉役有

事西去鯨鯢既懸魚宣大化何法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温

面縛請命鯨鯢喻李勢也鯨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

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羅於拜浞之墟想王蠋音蜀於三齊之境左氏傳魏絳曰昔后羿曰夏人

以代夏政弃武羅伯因熊羆有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杜預曰四子皆羿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

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母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

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則退而耕於野國既殃

云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無義固不如享名遂經

其頭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

易曰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文子曰養生以經出抱德以終年可謂射道矣

楚辭曰溷其泥而揚其其于時皇極違道消之會群黎蹈

波渭水已見西征賦

顛沛之艱道消顛沛已見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

喬之望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凶命屢招茲維相

叔孫盛晉陽秋曰李雄安車徵秀雄身寄虎吻危同朝

逼叔父讓驤子壽辟命皆不應也

露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

辱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俟道志繫如王論語杜門絕迹

不面偽庭進免龔勝去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漢書

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

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且暮入地詎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

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雖國綺之樓商洛管寧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說音悅

之默遼海漢書曰園公綺季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

廉翻夢人謂已曰余孤竹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

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槨也

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

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槨也

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

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槨也

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

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槨也

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

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槨也

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

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槨也

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

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槨也

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

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槨也

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

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槨也

士以為美談西土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

聖詰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

弗聞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崔益宜振起道

義之徒以敦流遯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漢書曰武帝

者束帛加璧安車以魏文帝足以鎮靜頹風軌訓賢俗魏文帝

薄於當年風魏文帝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周書曰乃辨

頹於百代魏文帝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相玄偕位仲文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魏略王脩奏記曰洧流之水

顛倒偃側也極魚鬣失勢也驚飈拂野林無靜柯家語吾丘曰樹何者

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

言於臣寔所敢喻昔相玄之在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

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論語子張問

退不能辭粟首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

陽拂衣高謝史記曰伯夷叔齊取武王伐遂乃宴安昏

寵叨昧偽封左傳曰宴安酖錫文篡事曾無獨固曾無

之節亦從於衆也晉中興書曰詔加相玄為楚王名義

以之俱淪情節自茲無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重臣

裕鎮軍宋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匡復社稷大弘善貸山東右匡社稷老子曰

夫惟道善貸且成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蟻

夫惟道善貸且成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蟻

三驅已見 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執紼維左氏傳宋公

東都賦 之靈得保首領以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

惟力是視見惟力是視已 是以僂俛從事自同全人毛詩

有向無僂俛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 今宸極

反正惟新告始反正已見謝靈運述祖德詩惟 憲章既

明品物思舊禮曰仲丘憲章文武 臣亦胡顏之厚可以

顯居榮次尚書曰予心 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私門已見

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臣某去去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

傳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

將屆舊京威懷司雍威懷已見潘岳關中詩太康

河流遄疾道阻且長詩曰溯

塞伐木通逕淹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岑彭伐 始以今月

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墮頓

鍾簾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鞠為茂草已見西征賦

廬里蕭條鷄犬罕音蕭條已見上西征賦東觀漢

感舊永懷痛心在目劉琨答盧諶詩曰哀 以其月十

聲

晉五陵 置守備

五日奉謁五陵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

之東北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

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

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沈約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

南河內二郡太守既開翦荆棘繕修毀垣左氏傳戎子駒

翦其荆棘西京賦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

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劭軍表沈約宋書曰劉劭

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傳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

曰勝延拜京兆尹旌善為務念功簡勞義深追遠尚書禹曰惟帝念

遠民德歸厚矣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周禮曰凡有功者

休明沒而彌著左氏傳王孫滿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

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裴子野宋略曰高祖替

以腹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

萬邦咸寧密勿軍國心力俱盡韓詩曰密勿同心不

朝右尹司京畿沈約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及登庸

百揆翼新大猷尚書曰納于百揆毛詩曰若時登庸敷讚

居中作捍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

好鄭玄曰君軍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高致棟幹之

中為容好也器也蜀志曰文帝察黃權有局量方官讚盛化緝隆聖

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蜀志曰偉度姓胡為諸

葛亮主簿故見褒述尚書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論語子貢曰夫

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

弭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年號國外虞既殷內難亦存

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

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闕闔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

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周易曰屯剛柔始交

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世故尚臣以

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惟謹言嘉謨溢

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謀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穀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

而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故入

則造膝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事隔於皇朝

已王隱晉書曰樂廣任誠保素莫見其際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國語

狐偃曰畜力一紀可以遠矣又舅出征入輔幸不辱命

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力之不及此

爾雅曰左右助也寧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易曰九三勞謙君子有終

吉王弼曰履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罕

而茅土弗及三輔決錄曰茂陵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

所及求秩於善人

論語曰周有大

臣契闊屯夷旋觀終

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其臭如蘭

是以獻

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

安貞王道生子初大祖封西昌侯廢鬱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也

任彥昇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

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

母丘儉表曰禹尚之

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空薄

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

愛降家人之慈

蕭子顯齊書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盛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

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世祖

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

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頤字宣遠太祖長子晉中

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曹植求自試表曰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

武皇大漸實

奉話言

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

雖自見之明庸近

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自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頰故愚夫一至偶識量已

劉劭人物志曰一曰自見之謂明

實不忍自固

小雅之質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尔

實不忍自固

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

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越

遂

荷顧託導揚末命

又曰右憑王

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

嗣君謂鬱林王也為宣太后所廢左傳申繻曰人棄常而妖興漢書曰太后召昌邑王賀賀曰我安得罪而召我

我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不造已見嵇康幽憤詩職汝

詩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漢書曰齊悼惠王子與居

封博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漢書霍

陸侯昌邑王賀不可以承天緒當廢皇太后詔可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无道不失天下光謝曰王行自絕於

不負社稷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

耳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並家國之事一

至於斯謂鬱林得廢顛顛也孫盛晉陽秋曰卻超假

於此非臣之尤誰任其咎毛詩曰發言盈將何以肅拜

高寢虔奉武園寢廟已見吳都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

旦左傳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寧容復徵榮於

家恥宴安於國危晉中興書曰卞壺表曰豈敢干祿位

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漢書曰霍去病征

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相相

上將之元神州已見上薦譙元彦表鄭氏毛詩箋曰儀

則刑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周禮曰司會中大

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宋書曰置且虛飾

中書令典尚書秦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令

寵章委成禦侮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臣知不

恆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戰國策唐雎謂楚

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况性命之幾微如

鴻毛之漂輕母丘儉之遼東詩曰憂責重山岳誰能為

我存沒同歸毀譽亘貫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丘

勤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周易曰殊途而同歸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莊子老聃曰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一條以可不一條也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曰位可為一貫也累我躬賈逵國語注曰黷慢朝經也家語孔便當自同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體國不為飾讓穀梁傳曰大夫國躬也何休曰君之鄉故特任使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論語孔子曰管仲莫復飾讓左傳曰晉侯滅赤狄潞氏光宅近甸奄有全邦見吳都晉侯賞相子狄臣千室賦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應毛詩殞越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殞越為期不敢聞命左傳齊侯對宰孔曰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求昌之丹慊獲申鉅平羊祜並見上表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

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哉荀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申奉表以聞臣諱誠惶誠恐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

齊竟陵王為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為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嘗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恐顛無措臣雲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駟無取張載贈東子琰詩曰輔車運在輪飛骨須六翮進謝中庸退

慙狂狷禮記仲丘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論語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固膏鑽

厲求學而一經不治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

金蒲籛不如一經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法言曰童子彫蟲篆刻漢書東方朔上書

日臣朔學書三冬文史足用負書而魏空殫菽粟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

不納去秦而歸力負書擔囊孟子曰躡齋脚齊楚徒失貧

聖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躡齋脚齊楚徒失貧

賤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

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秦楚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覓

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漢書曰王陽父子

嗤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漢書曰王陽父子

載不過爾持斧作牧以蕙苴與謗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

唐襄成爾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

拔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

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

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

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蕙苴與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

疑之間誠先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漢書賈山上書曰

賢所慎也除名為民知井曰之逸盛晉

滿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致

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

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除名為民知井曰之逸盛晉

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陽秋曰劉弘顧望除名為民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廢於

家娶比地在氏女為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

也百年上壽既曰徒然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如其誠

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瘦欲以安歸毛詩曰亂離瘦矣爰

也閉門荒郊再離寒暑詩曰載離寒暑兼以東臯數

前控帶朝夕秋興賦曰耕東臯之沃壤輪關外一區悵

黍稷之餘稅朝夕已見江賦

望鍾阜漢書楊僕上書曰恥為關外人又曰楊雄有宅

北陸無地**雖室無趙女**留多好事揚女也雅善鼓瑟漢書

日之雄素貧皆酒人希至其門**祿微賜金而權同娛老**

賜金娛老謂疎廣也**折芟燔枯此焉自足**謝承後漢書

已見張景陽詠史詩**陛下應期萬世**曰鄭敬字次

都釣魚大澤折芟而坐以蒲薦肉瓠瓢**陛下應期萬世**

接統千祀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

三千景附八百不謀周書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

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湲以祭不謀**臣**

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臣**

讜等離心功慙同德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

泥首在顏輿棺未毀張温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

陸機**締構草昧敢叨天功**締構見魏都賦易曰天造草

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獄訟謳謔示民同志**同志**

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獄訟謳謔示民同志**

越石勸進表**而隆器大名一朝摠集**莊子曰語大功立

也左傳仲尼曰惟名**願已反躬何以臻此正當以接閉**

白水列宅舊豐光武居白水已見南都賦東觀漢記曰

南陽人故親之漢書曰盧綰豐人也為人質厚少文上以其**志捨講**

車駕幸祐第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又曰上初學長

安南陽大人賢者往來長安為之邸問稽疑資用乏與同舍生

韓子合錢買馬令從**俯捨青紫豈待明經**漢書夏侯勝曰士

者傲以給諸公費**俯捨青紫豈待明經**

取青紫如**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俛拾地芥**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陸機顧譚誅曰遷吏部尚書遠惟則哲在帝猶難尚書

才長於銓衡而綜核人物漢魏已降達識繼軌雅俗

日在知人禹曰成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所歸惟稱許郭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

斯謂之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

好獎拔士類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

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拔十得五尚曰比有

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習鑿齒襄陽耆舊傳記曰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

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

美其談則聲名不足慕金郎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

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

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十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其

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人不亦衆乎其

餘得失未聞偶察童里切矣機暫發顧無足算魏志曰王

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天機已見在魏則毛玠公方居

文賦論語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晉則山濤識量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尚書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以臣况之一何塗落世說袁彥伯

選曹郎遷尚書居然有萬齊季陵遲官方淆亂毛詩序曰禮義陵遲莊

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

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

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為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太后

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關金章者盈笥之談華貂深不足

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之歎金章盈笥未詳冀頌晉錄曰趙王倫篡位時侍中

曰貂不足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論

狗尾續淮南子曰舜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豈宜妾加寵私以

子曰舜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

淮南子曰人主之術責成而不勞

之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

冠武弁大冠加金鑄附蟬

冠武弁大冠加金鑄附蟬

冠武弁大冠加金鑄附蟬

冠武弁大冠加金鑄附蟬

冠武弁大冠加金鑄附蟬

冠武弁大冠加金鑄附蟬

冠武弁大冠加金鑄附蟬

冠武弁大冠加金鑄附蟬

冠武弁大冠加金鑄附蟬

冠武弁大冠加金鑄附蟬

為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

中或成軍河內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牧巴蜀使給軍

後漢書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

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

後封雍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漢書高祖曰夫運籌

聖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留侯東觀漢記曰拜前將軍

鄧禹為大司徒制曰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日以親封

禹為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

鄭侯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統

介免胄禮義是創通為授嗣君也東觀漢記曰吳漢自

初從征伐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檠弓戟上

時令人視吳公方何為還言方作攻貝上或策定禁帝

曰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漢廣平侯或策定禁帝

或功成野戰東觀漢記曰殤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車

書鄂千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或盛德如卓

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

茂或師道如栢榮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

陽卓茂為太傅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栢榮字春卿沛

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賜榮爵

侯關內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

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五侯外戚且

謂之小侯者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五侯外戚且

非舊章漢書曰成帝昔封舅王譚王立正根王逢時而

臣之所附惟在恩澤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

義異疇庸實梁垂儒者陸機高祖功臣頌曰雖小人貪

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東觀漢記曰相者

衣諸生耳董仲舒不遇賦曰若謂班超曰祭酒布

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輪門無富貴易農而仕東

朔戒子書曰飽食乃祖玄平道風秀世晉中興書曰范

安步以仕易農

玄理為吏部郎徙吏部
尚書徐充二州刺史
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中興謂元位

裁元凱任止牧伯尚書即古元凱也
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

人蒼舒曠散矯戴大臨有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

豹季擘謂之八元
高祖少連風秉高尚王僧孺范氏譜曰汪生少連
所富者

義所乏者時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
漢書文帝曰惜李廣不逢時
薄官東朝謝

病下邑王僧孺范氏譜曰少連太子舍人餘杭令
先志不忘思臣是庶且去

歲之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劉璠梁

永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為國子博士
士梁書曰天監元年雲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雖千

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東觀漢記馬援與楊

園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書
訟之然日當為月字之誤也范曄後漢書荀爽字慈明獻

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遁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
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

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
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惟

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尚書伊尹曰臣為知

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管蒯愛同絲麻左氏傳君

雖有絲麻無棄管蒯子曰詩去
雖有姬姜無棄憔悴

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
無復貳辭嵇康出憤詩曰內負宿心王隱晉
矜臣所乞

特迴寵命則尋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首
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臣雲誠惶以下

為蕭揚州薦表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

光為揚州刺史劉璠梁典

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

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任彥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求逸

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

方之疏壤取類導川

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注之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

導滯伏惟陛下道隱旒纒信充符璽

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上公

注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孔子曰古者統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難統塞耳所以掩聽也統古冕字

統古纒字音義並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

六飛同塵五讓高世

爰盎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

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老子

曰和其光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白駒已見相元子薦譙而由其塵

飛于彼西雍我容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屢有保

司馬遷書曰僕之先

而動鷗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海內荒亂立為世

師物色關下委裘河上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內學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

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相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信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

也嘗讀老子道德經漢孝文帝駕從而其姓名非取製於

一狐諒求味於蕪采

王褒講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蕪采

為味五聲倦響九工是詢

五聲聽治九工已見王元長

策秀寢議廟堂借聽輿阜

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於廟堂蓬雀食得不肝腦塗

地班固漢書匈奴傳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輿阜已見射

賦雉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

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勢門上品猶當格

宣令臣之職也徼倖已見李令伯表

以清談說苑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王隱晉書曰祖

約清談平裁老而不倦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左太冲詩史詩曰世肖躡高位

下僚英俊沉竊見祕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

葉重光海內冠冕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騫字思晦大尉

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寂文憲公次子也王

筠為騫碑亦云騫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典乃碑誤

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暕見生導導生治治生珣珣生

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也尚

書曰宜重光晉中興書使冰神清氣茂允迪中和淮南

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神清者者欲不能亂蔡洪張錡狀曰錡資氣早茂才幹

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

孝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減榮緒晉書曰衛玠

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

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世謗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

人皆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

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後進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歲

有賜書韋昭吳書曰劉基不妄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

遠方至辭賦情新屬筆玄遠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

過之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室邇人曠物踈道親毛

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物不親已在貧賤不患物不踈已親踈係乎勢利不係

乎不肖與仁賢也養素丘園台階虛位養素已見謝宣庠序公

朝萬夫傾望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李則三代

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臧榮緒晉書曰荀顗

太尉或之第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顗異之

曰顗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命之子少好學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嘆曰是復為李公矣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

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劉璠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軍記室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詔議既筆耕為養亦傭書學東觀漢記

貧為官傭寫書投筆嘆曰丈夫獨不效傳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東觀漢記耕或為研范曄漢書曰班超為官傭書以供養吳志曰闕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

所寫既畢誦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檀道鸞晉陽讀亦徧

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中蒲截為牒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大孝左右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孝編楊先言往行人物雅俗易曰君子多識前言柳簡以為經

子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真偽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雅俗已見范雲議表甘泉遺儀

南宮故事胡廣漢官制度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范曄後漢書曰鄭弘為尚書令弘前後所陳有補益著之南官以為故事畫地成圖抵掌

可述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為中郎將將兵擊烏桓還謂大將軍霍光問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

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豈直駢廷鼠有必對之辯

竹書無落簡之謬韋虞三輔決錄注曰竇攸舉孝廉為郎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災災

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群臣莫能知者沐對曰鼯鼠也詔問何以知之攸對曰見爾雅詔案秘書如攸言賜帛百

匹張騰文士傳曰人有嵩山下得竹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束皙曰此明帝顯節陵策文

庶皆服其博識驗校果然朝廷士暕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

休質疑斯在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謹言訪對為世純儒太玄經曰爰質所疑宋衷曰質問也

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戎器

書曰大王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典引曰御東京之

秘寶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誠言以人廢而才實

世資

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解朝曰鄰衍頤頤而取世資班固漢書翟方進述曰用合

時宜器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為褚諮議秦讓代兄襲封表

蕭子顯齊書曰褚秦字茂緒為

義興太守改封巴東郡表讓封賁子霄詔許之官至前將軍卒然此表與集詳

略不同疑是景本辭多冗長

任彥昇

臣秦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封商康郡公臣兩籍勳蔭光錫士宇臣賁共載承家允

膺長德

蕭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賁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秦國語曰祭公謀父

曰亦世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

以下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吳都賦曰輕脫屣於千

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

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

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

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

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

建武初先詣關封武始侯子奮字緝通兄根常被病純病困勅家丞翁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翁上書奪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

今翁移臣又曰丁緄為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盛逃去鴻初與九江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

狂不識駭駭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

感悟之甚可謂智乎鴻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篡傍

統禮記曰繼別為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稟承在昔理絕

終天天道無終而云終天亦訣之辭也徐廣赴謝車騎葬還詩曰潛墳既掩矣終天隔幽壤潘岳哀永逝

曰今奈何子一舉邀終天而子不反永惟情事觸目崩殞若使貴高延

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

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左氏傳曰宋公疾召大司馬曰孔父而

賢使主杜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屬湯公為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為望

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丹款已見規表不然投身草澤苟遂

愚誠耳謝承後漢書曰朱寵隱身草澤不勝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

聞臣誠惶誠恐以下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

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太宰蕭子顯齊書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

子良立碑事不行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尚書曰彰善瘴惡樹

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西征賦曰非惟

名山則陵谷遷貿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諸

之延閣則青編落簡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

積如山故內則延閣廣內祕書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

之府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

水之上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配天酈善長水經注

年素主之道紀於沂川之側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

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由是崇師之

義擬迹於西河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

於夫子七略曰西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尊主謂伊尹也

舜已見曹子建連親親故精廬美啓必窮鐫勒之盛東

表禹亦聖帝故連言之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見聽

荆州圖曰陰令劉喜魏時宰縣雅好傳古教學立碑

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陳寔別傳曰寔卒蔡邕為立

一城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周公召公伊尹顏回也

陶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刑社稷漢

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益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

稷臣益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

主土與土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嚴天配帝則周

公其人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文王於明堂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

苟利之專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人告爾后于內公羊傳

之可也左氏傳曰子產五教以倫百揆時序尚書帝曰

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孟子

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琴書琴書藝業述作之

納于百揆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孟子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琴書琴書藝業述作之

莫之能禦也易云日新之謂盛德琴書琴書藝業述作之

茂漢書曰鄭敬字次都琴書自樂禮記曰作者道非兼

濟事止藥善亦無得而稱焉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

東平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蒼對曰為善最樂上嗟嘆之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人之云亡忽移歲序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鴟鴞東徙松檟成行

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林之嫌子良而周公居攝之情由子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鴟鴞以喻焉吳均齊

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憐之又潘敞以仗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憂懼不敢朝事而子良薨

毛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說死曰梟與鳩相與鳩曰子

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向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鳴於是鳴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

猶惡子也左傳在六府臣僚三藩士女蕭子顯齊書曰子胥曰樹吾墓檟

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謂六府子良又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兗州刺

史斯謂之二藩也人畜油素家懷欽筆油素已見吳都賦葛龔與梁相戲曰曹廣畏懷

欽筆行瞻彼景山徒然望景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劉楨贈五官中郎將

詩曰望慕結不解昔皇民初禁空碑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魏舒之

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嘆陳留志曰阮略字德規為齊國內

郡齊人欲為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徒魏舒已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已遂共冒禁樹碑然後詣闕待罪朝

建關之尤嘆其惠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

如仁微管並見上傳季友修張良教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並軌即為成

規褚淵碑即王俊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疑字宣徽薨贈丞相南陽樂諱為建立碑第二子恪託

沈約及孔稚珪為文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

稚蘇陶識其禁駐驂長陵輶軒不知所適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

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顏蠅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

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

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

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

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

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

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里閭孤

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建武中禁網尚

寬諸王既長策各委質忽焉一紀左氏傳狐突曰策

先犬馬厚恩不答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

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弊帷毀蓋未葬螻蟻

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

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得式黃泉

先葬螻蟻延叔堅戰國策論譚曰為王珠襦玉匣遽飾幽泉

先用填黃泉為王作葬以御螻蟻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

如鎧甲連以金縷皆螻蟻為蛟龍鳳龜龍之形所謂交

龍王匣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

北陵南浦迎喪既曲逢前施實仰觀後澤儻驗杜預山

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為身

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叙其平吳勳一沈萬山下

沈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臧榮緒晉

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

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無不拜之言

其遺愛臨表悲懼言不自宣臣誠惶以下

文選卷第三十八

田

五十二

文四十一

十一

